四書考異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

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二節。晉書段灼傳疏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

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
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天官篇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
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
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
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孟子音義曰至或作主畔與叛
同·尙書古文訓引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上下易置　魏泰東軒筆錄錄孫思恭爲
神宗講孟子事亦以四語易置
今日弔○宋本作今以弔　注疏本日亦作以

按疏曰以理推之孟子所弔問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亦何由而弔之哉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韓詩外傳云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爾

有采薪之憂○禮記曲禮下篇辭君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文選阮嗣宗奏記注引孟子作負薪之憂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儀禮鄉飲酒疏引孟子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

按漢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下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名君名

諸文頗有見于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

孟子宿于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

君臣主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皆做此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鄭世威經書答問編曰十字舊作一句讀非也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云爾二字讀斷云是說爾是如此還屬下

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禮記曲禮上篇父名無諾先生名無諾　又玉藻篇父命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凡君名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儀禮疏引孟子不俟駕下有而行二字

固將朝也二句○儀禮疏也作矣王作君

宜與夫禮。音義曰與丁音餘亦如字　書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

吾何慊乎哉。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吾何慊也　集註曰慊或作嗛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藝于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慊字穀見穀梁傳穀不升謂之嗛彼注云嗛不足貌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盡心下篇章指作豈有非義

爵一齒一德一。周禮大宰注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

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　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李文公集答梁載言書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

朝廷莫如爵三句。莊子天道篇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

故將大有爲之君。後漢書楊秉傳曰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用此語而以意變文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集註考證曰韓文公引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亦以意變文

陳臻問曰章。論衡刺孟篇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取前日之不受則今日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則今日之受非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今日受之非也與論衡同

按張衡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亦誤蓋所不辭乃七十五十非一百也

行者必以贐○文選魏都賦赭白馬賦醼曲水詩三注

引孟子贐字皆作費　後漢書注引孟子予將遠行遠行必以贐

辭曰餽贐。說文繫傳費字下云孟子歸費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風俗通義窮通卷孟子絕粮于鄒薛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即絕粮時

凶年饑歲。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饑字皆作飢

幾千人矣。音義曰幾丁幾祈二音

孟子謂蚳鼃曰。楊椬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鼄鼃

按此蜀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者二十七科今惟頻顣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鼄鼃字可以備補一闕

有官守者四句。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王臨川集諫官論引孟子以言責二句處官守二句上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文選西征賦任好綽其餘裕注引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葬於魯。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却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郕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是已

使虞敦匠事。章句曰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為句　孟子雜記曰王栢讀敦

匠事句

按集註文似已讀教匠事爲句未必始改自王氏也然韻書敎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中古棺七寸三句○禮記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按椑屬俱在棺內椁在棺外上下大夫俱有屬無椑士并無屬椁則雖庶人有之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禮家據此爲庶人之制庶人有椁則自士以上俱得有椁可知此云棺七寸乃約上下大夫之中云椁稱之乃視庶人椁加二等亦是七

寸而云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於記難强通矣或者廣

夏殷制與周不同

得之爲有財○集註曰或曰爲當作而　集註考證曰

爲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爲也不必改作而

按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

子此言乃郎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

且比化者○孟子雜記曰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

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云死爲

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於人心獨無恔乎○音義曰恔音效丁音皎　廣韻恔

字下云胡教切出孟子蓋以恔字爲恔
吾聞之也○宋本宋石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無也字
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曰沈音審或作沉誤
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戰國齊策注引孟子曰子噲
无王命而私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而擅受子噲國
史記燕世家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
使於燕子之遺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
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
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
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
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

皆決于子之

有仕於此。論衡刺孟篇述文仕作士　鄭厚藝圃折衷引亦作士　四書辨疑曰觀夫士也亦無王命亦字文勢仕士本是一箇字此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按禮曲禮士載言注曰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民注曰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論衡無吾字祿爵作爵祿

勸齊伐燕。朱子語錄曰孟子此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王方可以

伐之如此方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于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必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史記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按近儒俱以疑孟一事短司馬子而尊信孟子者莫朱子若矣今觀司馬子作通鑑首錄孟子對梁惠黜儀衍諸言於伐燕一節確信孟子爲宣王事寧移年就之而不肯漫從史記朱子則云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宣王又云此章言誠未盡想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則朱子亦曷嘗以此書爲

盡無疑哉蓋孟子書爲門人錄定間有小失其本意處信其大段之可信疑其一二節之可疑兩賢皆以至公至平之心反覆詳察以期其垂萬世而無弊未有一毫同門異戶之形迹也戰國策田臣思謂齊王曰是天以燕賜我也儲子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勸伐者齊固有人乃田臣思與儲子耳若孟子則不特不勸且嘗有語以諫之矣何以驗之驗之于下章也惟孟子諫王而王不聽故燕人之畔王獨甚慙於孟子儲孟子亦以伐燕爲是則孟子方且有慙於王王又何所慙哉至史記文武之言則因前篇取之而燕民悅數語誤不必更糾於此

沈同問燕可伐與至何爲勸之哉○論衡沈同問問作曰彼然而伐之也無也字彼如曰孰可以伐之無彼字兩則將應之曰各無將字何爲勸之哉哉作也

陳賈曰○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賈娶妻而長拜之音義曰質本亦作賈

按此一事便可見陳賈之諂鄙性成矣賈質字下俱從貝形略相似宜致傳寫別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孔叢子儒服篇子高任司馬又爲將于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非如也子高曰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

君曰兄弟雜於他人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之審
而猶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穿何憖焉
按孔穿畧後孟子所云齊與燕戰似即燕畔時事而
顧以陳賈逆君之辭爲穿自解免語孔鮒當不肯誣
其祖如是也朱子謂孔叢爲東漢人托誠然
周公使管叔監殷二句。資治通鑑使管叔監商管叔
以商叛也注曰古殷商通稱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作
監商避廟諱也　宋石經殷作商下同
按滕文公篇殷人七十而助殷曰序萬章篇殷受夏
周受殷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宋石經殷皆作商
知而使之四句。潛夫論釋難篇子庚問潛夫曰周公

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亦襲陳賈言古聖人也至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論衡知實篇述文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章句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　尚書金縢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正義曰傳旣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矣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

之兄孔氏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孔云其弟承上武王崩
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可不逆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帝王世紀則云次管叔次蔡叔次郕叔次霍叔次周公序次不同其周公爲管叔弟均與孟子同毛詩思齊傳大姒十子不具名正義惟以史記世紀爲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有十子名而以周公列管蔡前此既爲原傳所無且未有次某次某明文當未若史之可據趙氏注孟子特作曲筆矯之不以誤讀書傳及過信白虎通故耶
周公之過○論衡知實篇過下有也字

又從爲之辭。賈三復不經從下有而字　明初監本有而字　陸佃鶡冠子注引文有而字

得侍同朝甚喜。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以朝字爲句

養弟子以萬鍾。司馬溫公集功名論引作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論衡刺孟篇述此數節文略此一句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章句曰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問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以異哉爲句絕　四書辨疑曰舊注以季孫子叔爲兩弟子今以子

叔疑三字爲一人皆無考據

有私龍斷焉○音義曰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背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隆之釋則龍音壟　楊伯嵒九經補韻曰孟子有私龍斷龍音壟合於上聲二腫字下添入

按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龍斷字之確證說文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

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　注疏本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　文選魏都賦注引文作

也　楊龜山集神宗日錄辨述亦作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二句。說文解字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說文繫傳引文作然則征商自賤丈夫始也

宿於晝。舊趙注本晝作畫注亦作畫　集註曰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索隱曰畫胡卦反正義引劉熙曰畫音獲又括地志曰澅邑蠋所居即春秋時棘邑因澅水為名也　齊東野語曰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

田單傳畫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
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　邢凱坦齋通編
曰孟子宿晝之晝當是畫字之誤也不特史記可證後
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菑亦可證　困學紀
聞曰水經注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
中也　集註考證曰語錄謂齊有晝邑又有畫邑路史
云畫邑在西安城晝邑在臨淄　雅俗稽言曰史記云
畫邑人王蠋說苑立節篇則以爲蓋邑王歜夫齊固有
蓋邑與畫邑不同今通鑑畫字司馬康音釋胡卦反華
去聲亦如史注曰齊西南近邑而不復音獲何也
按晝字本具二音一在十五卦一在二十一麥劉熙

司馬貞各主其一而通鑑音釋乃依司馬貞也通鑑正本爲畫詹道傳四書纂箋嘗舉以明孟子字之當爲畫而今本或傳寫作晝澅水之澅廣韻亦胡卦反水經淄水注是澅字而困學紀聞所引亦傳寫作澅檢舊字書未嘗有澅字也書經三寫烏焉爲馬在昔已成通患孟子中豈必不容一訛集註或人說似爲可從若分畫晝爲二邑名而以路史爲說則後漢紀敘耿弇事有明文云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間所謂臨淄西安間卽晝是也蓋晝去臨淄十八里其去西安則十二里於兩邑皆相近也安得漫援爲晝畫不同之據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音義曰齊字亦作齋

按通志堂刊音義云齊亦作斋斋爲近世鄙俗字疑

舊本未必作此今檢闕里孔氏刊本據定爲齋

泄柳申詳二句○集註考證曰泄柳禮記雜記作世柳

世泄古語四聲之訛也魯繆公史並作穆　檀弓注曰

子張姓顓孫而子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

則是干澤也○風俗通義窮通卷泄作干祿

三宿而後出晝○舊趙注本晝作畫下倣此　漢紀孝

文帝紀論馮唐等事曰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　水

經淄水注俗以澅水爲宿留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澅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

予三宿而出晝。宋刻本出上有後字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風俗通義述作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

則必反予。南豐類稿上歐蔡書孟子去齊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名予 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名我

悻悻然見於其面。音義曰丁云悻字當作婞形頂切又胡耿切字或作㤵㤵然論語音鏗

按趙注引論悻悻然小人哉為證趙或讀此悻字為鏗音耳論語實未有悻字亦未有㤵字

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論衡刺孟篇路作

塗不豫上無有字　蘇長公集買誼論孟子去齊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謨充虞爲公孫丑

彼一時。論衡此句下亦有也字　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俱引孟子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贊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　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傳子曰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　文選西征賦杖命世之英蔺注亦引孟子其閒必有命世者　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孟子五百年生一賢其閒必有名世者　論衡名世者下有矣字

由周而來。論衡而作以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論衡也作乎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論衡其作而　文選陳太邱碑注引孟子舍我而誰　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

非我志也。孟子考文本志作心

東陽厲虞一　趙瀚　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句曰世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按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巳有謚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于史記在系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于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

于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諡不獨一滕君矣

成覸謂齊景公○孟子音義曰覸古莧切一音閑　說文解字覸字下曰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苦閑切　廣韻曰覸人名出孟子　汗簡曰覸見古春秋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　皮日休鹿門隱書引孟子予何人也處舜何人也上　孔叢子居衛篇孟軻問子思曰堯舜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惡有不至者乎

按孟子未嘗以親受師說屬諸顏淵孔叢未可信

今滕絕長補短三句○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

宋本岡趙醫師注孟子
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余伏爲善堂本仍有若
字下亦無瘳

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

按墨子非命篇曰古者湯封于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于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

若藥不瞑眩二句○音義曰瞑眩又作眠眴注文瞑作瞋卽音顛　書說命兩不字俱作弗古文不作弜瞑作眄　說文解字引周書若藥不眄眩

按不弗兩字古文通書爲弜今尙書與孟子不同定

今文者各據所論測也此商書說文作周書誤

曾子曰○章句曰曾子傳孔子之言　四書辨疑曰曾子便嘗誦之以告門人所誦者亦只是孔子之言終不可以曾子曰爲是也曾子曰與孔子曰只爭一字之差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　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

按大戴云云則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

齊疏之服。舊文齊爲齋音義曰齋音資　宋刻九經本爲齋　増脩韻略引文爲齋　五經文字曰齋齋縗又衣下曰齋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　禮記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孟子集註考證曰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次于此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似可疑上文吾嘗聞之矣則此三句亦古語昔魯繆使人問于曾子曾子所對數語與此正同蓋古語傳誦之訛孟子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禮記緇衣子曰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者矣　南史儒林傳論引語曰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似誤憶爲論語

吾他日未嘗學問。宋本他字作佗下他求倣此

君子之德風也三句。注疏本張南軒本草尚之尚皆作上　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少也少上之風必偃　宋史禮志胡寅疏引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

可謂曰知。集註曰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輔氏答問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四書辨疑曰或說易可爲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爲平聲而貲一禮字却爲未當知只當音智世子排衆議以

遵孟子之言非智識高遠不能也

晝爾于茅○音義曰張云茅或作苗誤也

有恆產者有恆心三句○宋石經五恆字皆諱作常

楊龜山集答胡德輝問述無恆產句亦諱作常

按梁惠王上篇無恆產節亦五恆字宋石經但闕筆爲恒故前未入錄

放辟邪侈○音義曰張云侈諸本作移誤也

是罔民也○音義曰張云罔或作司誤也

陽虎曰節○左傳定公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

按楊子之楊當屬陽字而稱虎爲陽子恐又未然豈
當時楊朱書復有此二語乎

夏后氏五十而貢四句。公羊傳注引孟子夏氏五十
而貢無后字　周禮考工記注引孟子其實皆什一無
也字　說文繫傳稅字下引孟子曰夏人百畝而有徹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什一而稅

殷人七十而助。說文解字耡字下曰商人七十而耡
耡耤也　考工記匠人注引文助字作莇下助者藉也
助亦作莇

按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耡
作者音義曰耡音助又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

耡利毗注言鄭大夫讀耡爲耤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歲時合耦于耡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耡者里宰治處也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是耡與助古原通爲一字許氏書多用古字故與孟子異文而其實無異義

治地莫善於助二句。考工記注引文惟助字作莇餘悉同疏曰孟子本爲莫不善于貢今此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　說文繫傳引孟子莫善于稅莫不善于徹連文于周人什一而稅下

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挍與下學校字不同　經典釋文曰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

明大典本汲鈔本根底俱作梁楹

此技字今人多亂之　五經文字曰校音教又音效皆
從木　字鑑曰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技字佩觿以此
比音胡孝切誤　廖文英正字通曰明末避熹宗諱校
省爲技　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技
樂歲粒米狼戾段○鹽鐵論未通章樂歲粒米狼戾而
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
益之此不迨孟子實用孟子文
使民盻盻然○音義曰盻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丁作
肹肹然許乙切　四書辨疑曰毛晃韻略盻與盼同訓
顧視仍引孟子此語爲據讀孟子者惟準此說讀盻字
與盼同音義乃通順　集註考證曰盻从兮依說文玉

觽則讀如睨俗誤作眥覓反者非

又稱貸而益之○音義曰稱貸並如字　羣經音辨曰取于人曰貸他得切與之曰貸他代切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文選班叔皮王命論注引文無其字又民作人

雖周亦助也○考工記注引文助字作莇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孔臧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說文解字庠字下亦云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禮記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

庶老于虞庠　程子遺書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禮記解義曰夏曰校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不特謂之膠矣經言黨正屬于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瞽宗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史記儒林傳蔡邕獨斷述此三語皆與孟子同

其命維新○宋石經維字作惟　宋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皆作惟

使畢戰問井地。章句曰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棄典籍故井田之道不明也讀地爲田　考工記匠人注文公又問井田疏曰彼是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　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亦云使畢戰問井田　四書辨疑曰已下當自爲一章首無滕文公三字乃脫漏無疑

按以考工注詩疏證之漢唐舊本必作問井田趙氏乃依正文訓也詩疏又引井田不均更堪取決

井地不均。毛詩信南山正義引孟子曰經界不正井田不均　歐陽修問進士策引文亦作井田　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均作鈞　宋本舊趙注本皆作鈞

是故暴君汙吏。音義曰汙烏路切又音烏　周禮小司徒注引作姦吏

無君子莫治野人二句。鹽鐵論相刺章曰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二句。考工記匠人注兩引孟子前惟一莇字別後作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疏曰此云野九夫而稅即彼云請野九一而莇此云國中什一即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詩甫田正義禮記王制正義俱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按先儒引經隨意裁取雖在所記憶亦不斤斤成文此其最可見者

卿以下○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卿上有自字　通典食
貨一引孟子亦有自字　又職官十七曰孟子言古者
自卿以下至于士庶皆受田五十畝以供祭祀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二節○逸周書大聚解曰以邑
爲鄉以鄉爲閭合閭立教飲食相約興彈相庸禍災相
恤耦耕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　韓詩外
傳第四卷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
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
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
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
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

民和睦而相好　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區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　王與之周禮訂義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既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則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其中百畝皆屬于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工畝半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爲私矣安得謂八家皆私百畝

按漢志不純取孟子也參之以韓詩外傳故其旨殊

出入相友二句○周禮司諫疏引孟子守望相助句處

出入相友上

疾病相扶持○周禮大宰疏引孟子無持字

然後敢治私事○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無敢字　毛

詩甫田正義引亦無敢字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音義曰行丁公著音衡又下

孟切　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六國時諸子

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韓淲澗泉日記

曰神農許行之學他無可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

務時四論必其書也

按漢志所云十二篇其即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孟

子時處士橫議七篇中所見時人類多自為一端造著篇籍如慎子晏子張儀宋牼之書亦見漢藝文志淳于髡著書以干世主見史記列傳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墨翟不棄告子之言呂覽多引白圭之說皆其驗也孟子不辭好辯之名豈僅為楊朱墨翟二人已耶

自楚之滕○事文類聚續集述此謂楚為宋

捆屨織席以為食○音義曰捆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綑　景祐集韻引孟子捆屨織席

陳良之徒陳相○音義曰相丁云去平並通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商子畫策篇神農之世公耕而

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　文子上義篇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婦親織以爲天下先　呂氏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齊俗訓皆與文子畧同

饔飱而治○音義本集疏本飱字並从夕作飧　毛詩疏曰說文飧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

按古字書飧皆从夕其从歺者乃自毛氏增韻誤起

必織布而後衣乎○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然後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注疏本脫其字　宋刻九經本兩械器皆作器械音釋曰陶音摇　露書曰陶卽

窯字猶咎繇之爲皋陶今讀作濤誤　鹽鐵論水旱篇
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陶
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舍皆取諸其宮中○集註曰舍字或讀屬上句　張南
軒孟子說舍字屬上
有小人之事○宋石經人作民　孟子考文曰古本人
作民　四書辨疑曰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上言大
人下言小民文辭不順古注本有小人之事大人與小
人對言是其本文今本民字爲誤
　按辨疑所云今本蓋指宋末元初之本
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

按衍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疏又引一說云率天下亦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細繹之似俱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也爲此路字印證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左傳襄公九年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魯語公父文伯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勞心者治人二句○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

治於人者食人二句○毛詩桑柔箋明王之法能治人

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正義曰此文孟子有之

洪水橫流。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孟子洪字作鴻　呂覽開春論上古河溢逆流名曰鴻水

瀹濟漯。音義曰漯他合切作濕誤也　文選海賦注兩引孟子俱作踚濟漯　五經文字曰濕他帀反隸省作濕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溼之溼別以漯爲此字與字義不合　集註考證曰濟字當作泲

決汝漢排淮泗。集註曰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偶讀漫記曰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　李習之

文集作禹鑿九河疏濟漯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

集註考證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鄭樵六經奧論曰禹貢浮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達淮自吳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故跡也　義門讀書記曰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南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皆入于江也

禹八年於外○史記夏本紀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

敢入　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禹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

三過其門而不入。尙書禹貢正義引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　書齋夜話孟子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樹藝五穀。宋石經樹諱作植

使契爲司徒。說文解字曰偰堯司徒字作偰　漢書古今人表契字作卨

父子有親五句。淮南子人間訓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乃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無朋友句　四書賸言曰中庸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是長

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黨序齒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
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放勳曰。音義日曰丁音馹或作曰誤　路史陶唐紀
曰拼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曰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讀曰爲曰　舊趙注本曰作曰
勞之來之五句。王氏書疑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
敎在寬語意未盡疑有闕文孟子嘗舉此章又有數語
曰勞之來之云云孟子旣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
命契之辭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旣提其名謂之放勳曰
以繫于命契五敎之下則自出于堯典矣
匡之直之。宋石經匡諱作正

使自得之。文選文賦注引孟子使自求之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分人以財謂之惠二句。管子戒篇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莊子徐無鬼篇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未聞變於夷者也。意林錄孟子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牟融理惑論孟子譏陳相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後漢書樊英傳論孟軻有言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師死而遂倍之。音義曰丁云倍義當作偝古字借用

未能或之先也○宋本能作闕
以有若似聖人二句○史記仲尼弟子傳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宋景文筆記曰此鄙曾閒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知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按有若之有似孔子據檀弓特其言耳史乃以狀說之徒以其狀陽貨且似孔子矣子夏等寧汙下若此乎至旣師之又叱避之則直等于兒戲此眞所謂野人之語焉遷採而識之無識甚矣
彊曾子○舊趙注太　音義本彊字俱作强

秋陽以暴之。文選安陸昭王碑曓以秋陽注引孟子亦作曓字　五經文字曰曓捕沃反曬也暴捕報反今經典通用之　集註考證曰曓說文从日从出从大从米晞也然其音作蒲報反蓋古字四聲隨方言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爲暴烈入聲者爲暴晞義亦相通

皜皜乎不可尚已。太平御覽述皜皜作皓皓已作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音義曰鴃丁音決又古役切　章句引詩七月鳴鴃詩本作鳴鵙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詩小雅伐木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戎狄是膺三句。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

是膺荆荼是懲　集註曰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意也　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如孟子說豈僖公事耶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强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强不敢進乃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救許力不能勝而許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救徐力又不能勝而楚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蓋舒爲徐取之矣由是言之則詩之所謂皆與春秋不合　王栢孟子通旨曰閟宮之詩蓋有錯簡孟子時詩簡未錯而所引正是說周公也

按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上
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
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
文也上三章未暇敘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于
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
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
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
遂荒徐宅竊係伯禽事見諸尙書費誓者也七章八
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
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
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

之訛反疑孟子

則市賈不貳○容齋隨筆曰孟子市價不貳趙注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貳字注用二字則貳與二通用　事文類聚述孟子作市不貳價

或相倍蓰○音義曰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

或相什伯○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伯作百　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百　集韻引文亦作百

因徐辟○音義曰辟音壁又音闢離婁下篇又音嬖

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墨子節用篇古者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掘地

之深下無菀漏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　莊子天下篇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宋刻本孟子二字不重見

赤子匍匐將入井○抱朴子外篇引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按趙氏章句曰赤子入井雖他人亦爲救之葛氏一此據章句文引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孔氏正義曰不云上古但云古者若極

遠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云古

按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蘽梩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

蠅蚋姑嘬之○舊文蚋爲蜹音義曰蜹張音汭云諸本或作蝤誤也丁云蝤字未詳所出或以蝤與蝣同謂蜉蝣也音由又一說云蝤姑卽螻姑也　路史吳英氏論姑字作蛄

按大戴禮醯酸而蜹聚莊子瞀蜹生乎腐蠸蜹蚋皆與此舊本文同別本蚋誤爲蝤或連下姑字讀之因强作螻姑之訓今旣黜蝤字不從單出姑字無復訓螻姑之理矣姑只宜爲語助聲

釋文但舉頯疵無其字有字是此二字後人妄增入明甚特如頎疵之疵與泚義大懸絕其非引孟子明矣

其顙有泚○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云庛讀如其顙有泚之泚

反虆梩而掩之○音義曰虆或作蔂　路史引作累集韻作[illegible]

夷子憮然爲間○文選東京賦注引文爲間下有也字

湯溪馮夢賚　滕熙校字